

大学校长羞辱了美国自己



沈丁立

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
院常务副院长、美国
研究中心主任

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邀请,伊朗总统内贾德于9月24日访问了哥大并做演讲。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活动。由于先前被报道发表过关于“摧毁以色列”以及否认二战期间出现过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的敏感言论,内贾德在国际社会备受争议。

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内贾德,必定会在美国受到压力。而内贾德接受邀请,直接与美国听众对话,宣传其主张,势必更使一些美国人感到无法容忍。就这两方面来说,哥大敢于力排众议,体现了布什所说的“美国伟大”。而内贾德顶着强大压力前往演讲,也表明他十分重视与其主要对手国家人民的直接沟通。人们有理由鼓励这两个对立国家的成员包括高级官员多见沟通。

见面沟通,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,不意味着对话双方事先放弃各自原则或预先接受对方主张。沟通的结果,未必一定促进和解,但大致不会因为沟通而增加敌对。我们不见得同意内贾德的一些观点,但我们赞赏提供让其阐述观点的做法。礼遇自己的对手,就是有自信、讲文明的体现。

但令人惊诧的是,东道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在其开场发言中,背离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守则。他在开场白中,没有表现出对他所邀请的该国元首的尊重,反而将来宾定位成“残酷的独裁者”。博林格校长向伊朗政府发出了一系列质疑,譬如“压迫学者、记者和人权活动者”、“否认大屠杀”、“摧毁以色列”、“支持恐怖主义者”、“在伊拉克从事反对美军的代理人战争”等等,锋芒毕露。

毫无疑问,这些问题好多都是大家感兴趣的,但以如此敌对的态度集

中发难,则反映了博林格校长的偏执、傲慢和空虚,如果不再加上无知的话。

我不知道博林格校长是否访问过伊朗,同多少伊朗人谈过话,了解多少伊朗的历史和现状,在对伊朗总统大肆攻击的时候,内心深处是否有着对伊朗文明的一些尊重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懂得自己的国家,是否知道美国或多或少地做过他所指责的一些事情,有些时候还十分严重。

譬如,说伊朗支持恐怖主义者。当年美国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时,国民党当局曾引爆中国总理本来要乘坐的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。这不是恐怖主义行为是什么?美国支持这样的政权,它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?美国公开谴责过它所支持的台湾当局的这种恐怖行径吗?美国要求过台湾当局道歉吗?直到不久以前,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可以在海外执行谋杀行动,这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又是什么?博林格校长有没有批评过自己的祖国呢?他是否能证明自己称得上是一个有良知的美国学者呢?

又譬如,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不具国际法支持的“倒萨战争”。美国既无伊拉克从事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证据,又无伊拉克秘密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证据。在没有什么有效有力证据的情况下,在面临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,在不可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情况下,甚至在受到美国人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,美国悍然发动战争。在那个时候,博林格校长在做什么呢?当哥大教师为反对布什这场战争而静坐时,他是在支持还是在压制自己的教师呢?他心里很清楚。

当年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时,

美国同情并支持中国,既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,也十分道德。当时其他外部力量希望牵制日本在华行动,甚至希望利用中国抗日达到削弱日本的目的,这也同样可以为中国所考虑。那当今日美国人略伊拉克,因此损害他方在伊拉克的利益,别人为什么必须接受损失,而不能在伊拉克利用代理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呢?更何况有什么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这么做了?博林格校长是自己做了调查研究,还是听信了美国政府?美国政府已经用错误的“事实”发动了战争,哥大为什么还要这么相信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提供的新“事实”?

内贾德可能确实说过“以色列是非法的国家”。可这是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曾接受过的理论。人们应该尊重与自己看法一样的国家,也尊重其他国家保持与自己不同看法的权利。重要的是在国际行为中,要尊重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权益的各项决议,通过对话促使各方采取更符合实际、更符合包括伊朗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,而不是打着对话的名义,对对话者进行羞辱。

博林格欲羞辱内贾德,但其无礼并且失理的方式所造成的后果,只能是羞辱美国自己。

栏目主持 沈丁立